

# 矛盾之调和\*

杜亚泉

.....

吾人观于上述例证,可由之而得数种之觉悟焉。(一)天下事理,决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尽净。苟事实上无至大之冲突及弊害,而适合当时社会之现状,则虽极凿枘之数种主义,亦可同时并存,且于不知不觉之间,收交互提携之效。前述欧美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,乃其显著者耳。若细察现世界各方情状,类于此例者尚多。如法兰西为民治昌盛之国,其政体宜取分权制矣,而乃励行中央集权;欧美各国,咸崇尚自治,顾其政府对于人民之居处衣食,常为琐屑之干涉,然而行之者不以为悖,受之者不以为厉,则以与其社会现状,无所冲突,亦无弊害,故得一;以协进而不相妨害焉。抑主义之至为坚越,又极狭隘,而不许有他主义之搀入者,莫宗教若矣。尊崇自己之教义,仇视他教之信徒,若冰炭之不相容,欧洲中世纪,尝因之而肇绝大之战祸。然自世界棣通而后,此坚越狭隘之教义,已渐有融合之趋势,各国学者,咸欲沟通此睽异之各教,而求一大同之真理焉。俄国托尔斯泰,基督教之泰斗也,尝自谓:“中国孔老之书,涌之弗措;至于佛典,不独欧人著述,即汉文著作,亦尝读之。”中亚细亚有所谓波海会者,欲联合各宗教,研究相同之道,以归于惟一之真宰,会员四出传播会旨,近时欧亚美三洲,赞成此会者,已不乏人。吾国数年来,亦有基督教某教士所发起之中外各教联合会,延各教之名人,讲演其教之教旨,相互讨论。夫以千百年各筑藩篱之宗教,乃有接近之一日,此亦足见一种主义之不能包涵万理,而矛盾之决非不可和协者矣。(二)凡两种主义,虽极端睽隔,但其中有一部分,或宗旨相似,利害相同者,则无论其大体上若何矛盾,尝缘此一部分之吸引,使之联袂而进行。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翕合,即属此理。德儒尼采,世人咸目之为军国主义之人,与德洛希克、般哈提同属一系,不知尼采乃反抗普鲁士主义,且非难德洛希克之道德者;徒以其主张摈斥从来之道德,竭力攻击人道主义,以求意力之伸张,与军国主义有一部分之类似,遂得以欣合,而成为德意志帝国主义之中坚人物焉。(三)主义云者,乃人为之规定,非天然之范围。人类因事理之纷纭杂出无可辨识也,乃就理性上所认为宗旨相同统系相属者,名之为某某主义。实则人事杂糅,道理交错,决非人为所定之疆域可以强为区分,其中交互关系,彼此印合之处,自复不少;犹之动植物学之门类科属,非不划若鸿沟,有条不紊,然造化生物之本意,初无此门类科属之界限,如科学家所规定者。故甲种之物,往往有一形态、一机能,与乙种之物绝相类似,而不能以规定之门类科属限制之;且不特动物与动物、植物与植物为然,即动植两者之间,亦尝发生此疑问,而令人莫定其为动为植焉。抑主义既为人为所规

\* 原载《东方杂志》15卷2号,1918年2月。

定，而人事又常随时代以迁移，故每有一种主义，经人事时代之递嬗，次第移转，驯至与初时居于相反之方面者。美之孟禄主义，现时虽仍为彼都人士所标榜，但其实质，较之数十年前，已有几许之改变。论者或谓其自美西战事而后，至今兹之加入欧陆战争，业由军国主义而转入于帝国主义、世界主义，与本来之主义，显相违反，此虽不免见事过敏，然已非复曩日之旧，则固人所共念也。进化论谓世界进化，尝赖矛盾之两力，对抗进行，此实为矛盾协进最大之显例，盖所谓对抗者，仍不外吾人理性习惯上所定之名词，若从本原上推究之，则为对抗，为调和，恐无一定之意义也。

吾国闭关时代，社会上之事理，至为单简，惟学说不同，间有分立门户，各持异议者；此外之党派，则多为利害之冲突，而非理想之差池；故因思想歧异，各树一义以相标榜之事，殊不多见。自与西洋交通，复杂事理，次第输入，社会上、政治上乃有各种主义之发生；在西洋之有此名目，初非各筑墙壁，显相敌视也，实含有分道而驰，各程其功之意。第吾人不善效法，失其本旨，于是未收分途程功之效，先开同室内哄之端，苟既知矛盾之时或协和，世界事理，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，且知两矛盾常有类似之处，而主义又或随人事时代而转变，则狭隘褊浅主奴丹素之见，不可不力为裁抑。吾人既活动于此事理纷糅之世界，自不能不择一主义以求进行，但选择主义，当求其为心之所安、性之所近者，尤必先定主义而后活动，勿因希图活动，而始求庇于主义，以蕲声气之应援；且既确定为某种主义矣，则宜诚实履行，毋朝三而暮四，亦毋假其名义，以为利用之资；而对于相反之主义，不特不宜排斥，更当以宁静之态度，研究其异同。夫如是，则虽极矛盾之两种主义，遇有机会，未必终无携手之一日，即令永久不能和协，亦不至相倾相轧，酿成无意识之纷扰也。